

第一章

儒生·抚顺关之夜

1618 年(明朝万历 46 年,后金天命 3 年)四月十四日,辽东抚顺所地区,整天是乌云蔽空、细雨蒙蒙,阴沉了城镇,阴沉了村落,阴沉了山峦,阴沉了山间小道,阴沉着初春的杨柳生机和田野山川的浅绿嫩黄。至深夜亥时时分,一串春雷滚过之后,一阵春风骤然拂起,拂断了雨丝,拂走了初春的寒意,拂落了林木枝头的雨滴,拂尽了天上的乌云,托出了一轮湿漉漉清亮的圆月。

圆月当空,照映着抚顺关巍峨的城楼和高大厚实的抚顺城垣,照映着城垣内纵横的街巷、低矮拥挤的民宅旅舍和官衙西侧飞檐画栋、林木葱茏的官邸庭院,照映着城垣外的壕沟、吊桥和宽阔杂乱的“马市”,照映着关门外十里许挖叻地区的月琴山和月琴山谷内茫茫墨绿碧翠的短松。

月光如洗。朦胧的月琴山谷,宁静的月琴山谷,此刻正在弹奏着一首奇异无声的夜曲:雨后的夜气在短松枝头织就了一层薄薄的雾纱,雾纱在短松枝头轻轻地颤动;月色因漫漫短松而变绿,短松因扶托月色而滴翠;宁静使朦胧愈加神秘,朦胧使宁静愈显神奇。突然,一声尖厉激越的马啸从山谷口一座名叫抚琴台的山丘飞起,穿云裂石,震月荡空,山谷里的朦胧宁静立即化为磅礴雄武:松涛轰鸣,哗哗作响;林海翻腾,绿浪汹涌;在月色跃动闪烁的隙罅里,蓦地显现出千百面旌旗、千百支刀剑、千百副铁

甲铁骑、千百双坚定期待的眼睛，刀光、剑光、目光一齐向抚琴台望去，注视着抚琴台上那匹嘶鸣的神骏白马和一位身披皂色甲冑、系着一副黄色披肩领、倚马而立、凝神远眺的八旗老兵。

月光如昼。这位八旗老兵年约六十，八尺身躯，魁梧威武，饱满的天庭和挺直的鼻梁已浮出几丝皱纹，显示着他心机的老辣和深沉；两道浓黑的剑眉削尖而下，显示着他性格的果敢和残忍；一双眼睛炯炯森厉，显示着他行事的坚忍和机敏；隆起的颧骨和苍老的两颊浮着冰冷的青气，显示着他经历的坎坷和命运的多磨；特别是他那副威严疹人的神态，确实足以震慑三军。此刻，他正在全神贯注地眺望着远处的抚顺关，焦虑的目光显示着他心情的沉重。他的身后是随征的大臣额亦都、安费扬古、何和礼、扈尔汉、二贝勒阿敏、三贝勒莽古尔泰等人，都披甲戴胄站在几十步之外，屏气静声地等候着调遣，不敢放出一丝声响，抚琴台下的几十匹战马，和它们的主人一样，也都昂首耸耳轻轻蹒跚着铁蹄，不敢发出一声嘶鸣。

他就是八旗兵统帅，前年（1616年）在赫图阿拉“建元天命”，称号“覆育列国英明汗”的后金汗王爱新觉罗·努尔哈赤。

他原是辽东建州卫指挥世家的继承人，六代祖先都是明朝朝廷任命的官员。他的先祖猛哥帖木，在明朝永乐初年，就接受朝廷“四海内外，皆同一家”的诏谕，率领斡木河（图们江下游）的女真部落归服朝廷。1405年（明朝永乐三年）明成祖朱棣“授猛哥帖木建州卫指挥使，赐印信、钹花、金带，赐其妻幘卓、衣服、金银、绮帛”，其后，猛哥帖木以皇妃“骨肉之亲”和建州卫都指挥使的身份，率领女真诸部兵马，随明成祖朱棣亲征漠北，为明王朝政权的巩固作出了贡献；1442年（明朝正统七年）设置“建州三卫”（建州卫、建州左卫、建州右卫）他的五世叔祖董山被明朝朝廷任命为“都督同知，掌左卫事”；他的四世叔祖妥罗，在董山被明朝边官杀害后，继为“建州左卫指挥使”；他的三世叔祖脱原保，在妥罗死后，继任其父职；他的祖父觉昌安，继承祖业，

称号为“宁古塔贝勒”，后迁居赫图阿拉，与明朝辽东总兵李成梁相帮相助，征服吞并了赫图阿拉周围各自称王的“寨主”，成了五岭迤东、苏克素浒河迤西二百里内女真诸部的首领。至他的父亲塔克世一代，由于明朝朝廷对“建州女真”各部的分化排阖和连续五次的派兵“征讨”，爱新觉罗家族显赫地位败落了。他幼年丧母、加之继母为虐，把他推到了生活的底层，他在辽东总兵官李成梁的府邸当过“书僮”，他在抚顺关的“马市”上做过“说合人”，他在山林里采过松子、捡过棒子、拾过蘑菇、挖过人参，他在汉人、蒙古人中讨过饭，干过活，借过宿，艰苦漂泊的生活，不仅使他学会了汉语、蒙古语、汉文、蒙古文，熟悉了辽东的山川形胜，民俗民风，也丰富了他的见识阅历，锤炼他的意志和胆略。他终于明白了爱新觉罗家族二百年来的显赫、荣耀、权力、财富是先祖劳心劳力之所得，也是明朝朝廷之所赐，可女真和爱新觉罗家族所遭受的屈辱、苦难、血泪，不也是明朝朝廷之所赐吗？他要继承的，是超越祖先遗留的烜赫，他要改变的，是“四海内外，皆同一家”的主宰者。

他确是一个韬光养晦的“造反”者，善于把握一切机遇开拓自己的前程。1583年（明朝万历十一年）二月，在建州女真各部落的纷争中，辽东总兵官李成梁，扶植苏克素浒河部落图伦城主尼堪外兰，并在尼堪外兰的配合下，率领兵马围攻古勒寨城主阿台（阿台之妻乃努尔哈赤伯父之女）。努尔哈赤的祖父觉昌安和父亲塔克世，因与李成梁交谊颇深而居中调解，入古勒寨劝阿台投降，阿台果降，大开城门输诚，然李成梁听尼堪外兰唆使，杀掉阿台，纵兵屠城，杀寨内兵民三千二百余人，努尔哈赤的祖父觉昌安、父亲塔克世亦被误杀。五月，他借“报父祖仇”为名，以父亲塔克世“遗甲十三副”含恨起兵，开始了“造反”、“创业”的漫长生涯。他在不动声色地组建队伍、收拢额亦都、安费扬古、费英东、扈尔汉、何和礼等剽悍壮士、创建八旗制度的同时，仍以昔日“书僮”的卑下向昔日的主人李成梁表示“恭谦”；他在巧妙

地联络因利害关系对明朝边官和尼堪外兰怀恨衔仇的萨尔浒城主卦喇、嘉木湖城主噶哈善、沾河寨城主常书等人，并与之结成“生死同盟”的同时，仍不断地以银两、牛羊礼赠抚顺关的游击、指挥、千总；他在用兵征服“建州女真五部”（苏克素浒河部、浑河部、完颜部、董鄂部、哲陈部）、长白山三部（鸭绿江部、朱里舍部、讷殷部）、统一松花江流域“海西”女真四部（叶赫部、哈达部、辉发部、乌拉部）和收抚黑龙江、乌苏里江流域“野人”女真三部（渥集部、瓦尔喀部、库尔喀部）的同时，仍将数以百计的马匹和数以百计的奴隶恭送给辽东总兵官李成梁；自 1587 年（明朝万历十五年）他在费阿拉城悄悄“称王”至 1618 年（明朝万历四十四年）他在赫图阿拉城悄悄“建元称汗”的二十九年间，他仍冒着断头杀身的风险进入北京“朝贡”用大量的东珠、人参、貂皮、银两换得了明朝朝廷的信任。1589 年（明朝万历十七年），朝廷封他为“建州左卫都督佥事”，1595 年（明朝万历二十三年），朝廷以“保塞有功”，再次晋封他为“龙虎将军”。他三十五年的韬光养晦，终于瞒过了昏庸腐败的明朝朝廷。现时，满洲群雄翦除了，除叶赫之外的诸多部落统一了，后顾之忧解除了，羽翼丰满了，时机成熟了，该向明朝夺取“四海内外，皆同一家”的主宰地位了。这座小小的抚顺关就是八旗兵扭转马头冲击腐败朝廷的第一道关隘，要冲它个石破天惊。

他有着杰出的军事才能和政治才能，通晓“用兵则以不劳己、不顿兵、智巧谋略为贵”之奥秘，更深知抚顺关这一战的利害所在：胜则进入富庶繁华的辽阳、沈阳地区，并以辽阳、沈阳为跳板冲向山海关；败则退居赫图阿拉，退居费阿拉，退回长白老林，退回“结草穴土而居”的生活，退回到女真屈辱苦难的年代。半年来，他在苦思中练兵，在练兵中焦虑，在苦思焦虑中把战略的重点由北方转移到南方，在战略重点转移中频频派出谋工刺探朝廷的动态和抚顺关的军情，在“知彼知己”地反复酌量中制定了“石破天惊”的方略，并已付诸实施。

前天(四月十二日)他利用朝廷关于“马市”贸易“每月初一日至初五日，十六日至二十二日开二次”的合法规定，向赫图阿拉三千名女真居民发放了贸易敕书，组织他们携带人参、榛子、蘑菇、松子、木耳、蜂蜜、东珠、麻布、马匹、貂皮、猞猁皮等物，奔赴抚顺关，叩关参加马市贸易，暗中派遣三百精兵化装成百姓混杂其中，准备四月十五日清晨借出入关门之机，一举夺取关门。

昨天傍晚，夕阳照映着赫图阿拉教场，在八旗六万兵马和赫图阿拉数千居民的欢呼声中，他率领五大臣额亦都、安费扬古、何和礼、扈尔汉、费英东、大贝勒代善、二贝勒阿敏、三贝勒莽古尔泰、四贝勒皇太极，登上了阅兵台，按照女真特有的习俗，焚香祭祖，擂鼓招魂，刺血滴酒，折箭起誓，以“七大恨”告天，发出了讨伐明朝朝廷的檄文：

“我祖宗以来，与大明看边，忠顺有年。只因南朝皇帝高拱深宫之中，文武边官，欺诳壅蔽，无怀柔之方略，有势力之机权，势不使尽不休，利不括尽不已，苦害侵凌，千态莫状。

我之祖、父，未尝损明边一草寸土地，明无端起衅边陲，害我祖、父，恨一也。

明虽起衅，我尚欲修好，设碑勒誓：‘凡满，汉人等，毋越疆圉，敢有越者，见即诛之，见而故纵，殃及纵者。’詎明复渝誓言，逞兵越境，卫助叶赫，恨二也。

明人于清河以南、江岸以北，每岁窃逾疆场，肆其攘夺，我遵誓行诛；明负前盟，责我擅杀，拘我广宁使臣纲古里、方吉纳，挟取十人，杀之边境，恨三也。

明越境以兵助叶赫，俾我已聘之女，改适蒙古，恨四也。

柴河、三岔、抚安三路，我累世分守疆土之众，耕

田艺谷，明不容刈获，遣兵驱逐，恨五也。

边外叶赫，获罪于天，明乃偏信其言，特遣使臣，遗书诟詈，肆行陵侮，恨六也。

昔哈达助叶赫，二次来侵，我自报之。天既授我哈达之人矣，明又党之，挟我以还其国，已而哈达之人，数被叶赫侵掠。夫列国之相征伐也，顺天心者胜而存，逆天意者败而亡。何能使死于兵者更生，得其人者更还乎？天建大国之君即为天下共主，何独构怨于我国也。初扈伦诸国，合兵侵我，故天厌扈伦启衅，惟我是眷。今明助天遣之叶赫，抗天意，倒置是非，妄为剖断，恨七也。

欺凌实甚，情所难堪。因此七大恨之故，是以征之。”

对明朝朝廷施行民族压迫政策的声讨，对明朝边官强征暴敛的控诉，立即引起了女真军民对以往几十年来朝廷边官残酷镇压、焚烧庐舍、横行马市、勒索奸淫、杀良冒功的痛苦记忆，强烈的不满立即化为民族仇恨的情结，爆发出“同仇敌忾”的愤怒和对努尔哈赤的忠诚爱戴。努尔哈赤在鼓声、号角声、吹呼声中，留四贝勒皇太极守卫赫图阿拉，分兵两路向抚顺关进发：一路由左翼四旗（镶黄旗、正白旗、镶白旗、正蓝旗）二万兵马组成，由“智勇兼备”的费英东率领，作为偏师，攻取抚顺关东南的军事要冲东州、马根单，掠城占堡，阻止由清河增援抚顺关的明军；一路由右翼四旗（正黄旗、正红旗、镶红旗、镶蓝旗）二万兵马组成，由努尔哈赤亲自率领，一日一夜奔驰二百里，借着蒙蒙雾雨于初夜戌时进入这月琴山谷。

在月琴山谷里显现而出的刀光、剑光、目光一齐投向抚琴台的同时，一阵敲击大地的急促马蹄声，似在应合抚琴台上那匹白马的嘶鸣“哒哒”传来。接着，谷外旷野月色中，四匹红色铁骑似四团火焰飞进谷口，停落在抚琴台下，一位三十多岁的高大将领，身披甲胄，背弓佩刀，跳下马鞍，神情焦急地向抚琴台上奔

去。他就是努尔哈赤的次子，大贝勒、两红旗旗主代善，现任右翼四旗攻城指挥。

代善，努尔哈赤次子，时年三十五岁，元妃佟佳氏所生，相貌酷似努尔哈赤，身躯高大，作战勇敢，性情宽厚，尊重五大臣，善待诸弟，故颇孚众望。三年前，其同母兄长褚英，因“唆使五大臣与四大贝勒不和”、声称要“索取诸弟财物”、并扬言“来日必杀与己为恶的诸弟、大臣”等罪，被努尔哈赤幽禁、处死后，代善即继褚英执掌国政，成了汗位的继承人。

抚琴台上的大臣贝勒看见代善急促而来，急忙转身迎上，二贝勒阿敏，三贝勒莽古尔泰正欲询问军情，代善挥手制止。径直走到努尔哈赤身边，望着凝神远眺的父亲，犹豫片刻，低声禀报：

“父汗，抚顺关情况有变……”

努尔哈赤的眉头一动，没有回头，也没有作声。

代善跨前一步，急切地说：

“据谍工禀报，今日傍晚酉时，抚顺关游击李永芳，突然下令关闭了‘马市’，禁止城内商贾军民出入关门。我们安插在人群中的三百精兵，混入关门的不到一百人……”

努尔哈赤仍然没有回头，没有作声，开始咬紧牙关，两腮上出现隆起的肌股，远眺的目光凝固了。

“父汗 抚顺关城楼和抚顺城东门、南门都增添了火炮、兵力。据谍工禀报：关门城楼增添火炮二十门，并有灰瓶、盾车，抚顺城东门增添火炮三十门，兵力二百人；抚顺城南门增添火炮二十门，兵力三百人……”

努尔哈赤仍然没有回头，没有作声，眉宇间透出一股杀气，牙关咬得更紧了。

代善知道父亲在紧张地思索着，挪步向前，轻声提醒：

“父汗，李永芳确已知道了我们的行动意图，并已做了守城的准备，关闭马市、在关门、抚顺城东门、南门增添火炮兵力，都是对着我们来的。今夜亥时一刻，又派出侦探兵马一百人出城，搜

索我们的行止。这一百明军搜索到东门外五里处的黑石崖下，已被儿臣全部活捉，经审问，确是抚顺关千总王命印亲自派遣

“ ”

努尔哈赤还是没有回头，却松开了牙关，用冰冷的话语打断了代善的禀报：

“留下一个，其余杀掉。”

代善不解：“这……”

努尔哈赤猛地转过身来，用森厉的目光盯着儿子：

“要他带信给李永芳，抗拒者杀戮，归服者活命，转龚正陆来！”

代善一时愣住了：龚正陆现在赫图阿拉，从不随驾出征啊……

龚正陆，一位汉族幕僚，时年五十多岁，浙江省绍兴府会稽县人，颇有学识，长于文墨，客居辽东，发迹而富，家产致万金，妻妾成群，在鲜解汉文汉语的满族地区，成了一方名士。1587年（明朝万历十五年）努尔哈赤在费阿拉称王，已拥有一批能征善战、拔城掠地的武将，如额亦都、安费扬古、费英东、何和礼、扈尔汉、代善、阿敏、莽古尔泰、皇太极、阿巴泰、德格类等人，但缺少一位通晓汉文汉语、赞助军机、执著设谋的文臣，遂请龚正陆至军中，委以幕僚之任，掌管文书，参加议政，干预机密，并令其教王室子弟读识汉文。然龚正陆其人，纵性放荡，懒散成习，且体质瘦弱，捉笔拟诏，执鞭教学，才气纵横，昨日努尔哈赤发布的《‘七大恨’告天》檄文，就是出于龚正陆之手，但对行军布局、谋敌致胜却拙劣无方，且一跨上战马，就双腿发软、晕头转向，从不随驾出征。努尔哈赤对其也无可奈何，只有使用其所长，迁就其所短了。

努尔哈赤望着发愣语塞的儿子，醒悟了，失望了：战争是力的逐角，也是智的较量啊！他微微地摇了摇头，转身走近他的坐骑白马，抚着长长的、雪白的马鬃，眺望着抚顺关，发出了一声长长的叹息。

代善明白，父亲此刻焦虑和怦惊的心绪，是因缺少智囊人才

而产生的，他的心头也浮起了一层愧疚和无奈，现时的五大臣和贝勒、台吉，都和自己一样，只知其武而不知文啊！他慢步向父亲走去：

“父亲，要速召龚正陆来吗？”

努尔哈赤猛地打开绵甲，“嘶啦”一声，从衬衣上撕下白布一片，扔给了代善：

“写信给李永芳，要他投降，我说，你写！”

代善会说汉语，但认识汉字不多，惶恐地睁大了眼睛。

白马似乎为主人的豪气感动了，昂首抖鬃，发出了又一声更为激越的长啸……

在努尔哈赤和代善借着月光艰难地给抚顺关游击李永芳写招降书的同时，李永芳也借着月光、带着将校亲兵急匆匆地登上了抚顺关城楼。他手抚墙堞，举目远眺，在月色朦胧的山川、旷野、丛林、道路上寻找着努尔哈赤和八旗兵的身影。城楼两侧四尺高的无数墙堞上，架着刚刚增添的火炮，墙脚堆放着灰瓶，士兵们披甲戴胄、神情肃穆地守护在每一个堞口，似乎八旗兵会立即攻城。紧张凝重的气氛漫着城楼，李永芳的心情似乎更为沉重了。

他年约四十岁，着白色甲胄，六尺身躯，举止潇洒，清秀的面孔有着几分英俊，一双机灵的眼睛透出了心机的精明和诡诈。此刻，眉宇间浓重的忧郁和目光的游曳惶恐，却透出了他内心的惊慌和怯弱。

他是辽东铁岭人，原是李成梁手下的一个小兵，靠着作战勇敢和机敏的奉承，熬得了抚顺关游击将军之职。他靠着游击将军的权力和抚顺关的财富，维系着他与辽阳总督、沈阳总兵官的特殊关系，也维系着他官场上稳固不移的地位。这小小的抚顺关，原是财富的源泉、家室性命之所系，是他的命根子啊！

他的手下有两员战将，此刻就站在他的身边：左边是抚顺关指挥白云龙——七尺身躯，着蓝色甲胄，年约三十七、八岁，国

字型脸，一双细长的眉毛，一对醉迷迷的眼睛掩盖着所思所想，透出了为人不露声色的深沉；右边是抚顺关守备王命印——五短身材，着红色甲冑，年约三十岁，墩实有力的体魄和古铜色的面孔，托出一派勃勃虎气，特别是一双火辣辣的眼睛，透出了性格上的耿直和暴烈。他谙知官场上奥秘，很会用人，既信任指挥白云龙的执箸设谋，也相信守备王命印的跃马横刀；他凭借白云龙的机变才智应付辽阳、沈阳贪得无厌的高官，他凭借王命印的忠诚勇敢对付建州女真的造反作乱。这几年来，邻界的清河关、镇北关、广顺关、新安关都被女真人、蒙古人闹得一日数惊，唯这座抚顺关平静如水、固若金汤，成了屏障辽阳、沈阳的锁钥。知人善用、为将之本啊！现时，白云龙、王命印置身于左右，他紧张惶恐的心绪似乎和缓了许多，连透视月色的目光，似乎也变得清亮了。

今天傍晚酉时，八旗兵侵扰东州、马根单的“塘报”送进官衙，他若遭雷击、蒙头转向，急召白云龙、王命印及守城军校计议。守备王命印从直觉出发，认为努尔哈赤在两年沉默之后突有此举，异乎寻常，当小心防范，以免临阵失措；并对今天数千女真人分批涌至关门、叩关要求贸易有所怀疑，提出三项应变举措：关闭“马市”，杜绝满人混入；全城搜查，拘捕可疑女真人；派遣哨骑出城，迅速查明八旗兵举止。而指挥白云龙却以冷笑置之，认为王命印所提举措是庸人自扰、劳兵乱民，并从“知彼知己”的哲理出发，认为努尔哈赤近几年频繁用兵于“海西女真”和“野人女真”，师老粮尽，力近疲竭，加之去冬今春“建州三卫”天旱不雨，八旗兵已陷“人无粮、马无草”之窘境，努尔哈赤根本无力西顾；今日八旗兵侵扰东州、马根单之举，乃抢掠以求饱腹而已。战争之事，“哲理”胜于“直觉”，他不相信王命印的“直觉”，但这“直觉”保护着自己的权力和财富；他赞成白云龙的“哲理”，但这“哲理”含有丧失自己权力和财富的危险。决策之举，贵在首尾相顾，他手抚白云龙之背三拍而赞慰：“姑且听守备之谏言，劳兵乱民事小，误失荆州事大啊！”遂向将校发出了今夜

的第一道军令：命令参将林青增添火炮、兵力于关门、抚顺城东门和南门，以加强防守；命令守备王命印派遣哨骑百人出城，以侦察八旗兵的举止；命令小校于哲关闭“马市”，以杜绝女真人混入关门；并命令亲兵头目率领标营百名士卒，迅速清查一切旅舍民宅，拘捕可疑的女真人。一切布置妥切之后，他披甲戴胄登上了抚顺关城楼。

月光如洗，关门外的一切都清晰地展现在眼前：山川是平静的，苍茫月色中变得更为秀丽；旷野是平静的，野草上的雨滴闪烁着亮光；丛林是平静的，没有鸟儿的惊叫和飞动，鸟儿已舒心地夜栖在枝头了；道路是平静的，弯弯曲曲地伸向山脚、林边和旷野的尽头，人影渺无，连惯于夜行的獾、獐、狐狸、野猪也不见踪影；关门前的夹道是平静的，除了叩关请求“马市”贸易的女真人，一堆一摊地相拥睡卧于夹道两侧山脚而外，就是一筐、一网、一担、一挑的毛皮、山货了；关门外的宽阔教场也是平静的，空落落地什么也没有，只有清爽的月色映照着平展展的黄沙。他凝目注视着黄灿灿锦缎般的教场，蓦地想起五年前与努尔哈赤的那场会见，当年的情景似乎浮现在月色之中。

1613年(明朝万历十一年)努尔哈赤吞并了乌拉部落，乌拉首领布占泰逃至叶赫部落。九月，努尔哈赤以索要布占泰为名，率领兵马四万攻打叶赫，占领张玉吉、当阿两路，攻降兀苏城，占据雅哈城、黑尔苏城，叶赫部落贝勒金台石和布扬古向明朝朝廷告急求救，朝廷立即派遣使臣谕努尔哈赤撤兵，并派遣游击马时南、周大岐等率领一千名炮手携火炮千门前往叶赫，助其防御，制止努尔哈赤鲸知叶赫，努尔哈赤知难而退兵，并修书信一封，申诉进攻叶赫的理由，信誓旦旦地表示世代忠于朝廷，绝无冒犯朝廷的意图，并亲自持书至抚顺关关门前谒见。

那天是九月二十六日，天高气爽，秋风徐徐，为了威慑这位在费阿拉山中“沐猴”自封的汗王，对宽阔的教场预作了布置：黄沙铺地，旌旗拂空，战鼓、号角排列，甲兵布阵，五百红色铁骑

分两列恃于关门，形成扼关冲杀之势。午时一刻，战鼓声、号角声骤然响起，声浪震山荡谷，哨兵禀报努尔哈赤已到教场辕门，自己遂着白色甲胄，披红色斗篷，在一百亲兵的蜂拥下，纵马出关，奔向教场，瞥见教场辕门之外，牵马弯腰恭立者二十余人，皆污甲旧胄，劣马驽骑，军容不整，壮气全无。自己知是努尔哈赤倚门等候，故作惊异之状而鞭指询问：

“汝等何人耶？”

弯腰恭立的行列中走出一人，双手托着一封书信高高拱起：

“在下建州卫龙虎将军努尔哈赤 仅托书信一封 恭呈游击大人。”

这就是自己第一次第一眼看到的努尔哈赤，神情谨和，谦恭知礼，全无半点凌上自傲之气。世人传说努尔哈赤面目狰狞、凶狠残忍，真是“千里无准信”啊！

礼见之后，进入教场，在战鼓号角声中，看着威武的甲兵布阵前进，努尔哈赤面呈畏惧之色，连声以“天威赫赫”四字而赞誉，并连声请求“愿充天兵中一小卒，习此精妙布阵练兵之法”。

这就是自己第二眼看到的努尔哈赤 知威知惧 虚怀若谷。世人传说努尔哈赤猖狂粗俗、不知法度，恐亦系轻诬之论啊！

在进入教场议事厅的会谈中，努尔哈赤虽以“叶赫背盟，女已字，悔不遣，又匿布占泰”等琐事为其侵略叶赫辩解，但话出真诚，不诳不欺，敢作敢当的好汉义气溢于言表，不失君子之风。

特别在谈到委屈的心绪时，对朝廷的忠心真可谓“剖腹见胆”：

“朝廷予在下有恩，封为龙虎将军，恩重如山；在下予朝廷无怨，日夜所思，为朝廷保塞安疆。建州与叶赫，均为朝廷臣民，朝廷何偏爱叶赫而猜恶建州？在下不敢有怨，但心中憋气不痛快啊……”声噎唇颤，一片至诚，手捧书信跪地，请求朝廷勘治严惩。

这就是自己第三眼看到的努尔哈赤。

知威知惧的努尔哈赤，谦恭谨和的努尔哈赤，剖腹见胆的努尔哈赤，自己当时已无话可说，遂接过书信，怜加宽慰……

蓦地，一阵隐约轻微的马嘶人喊声从五里外的一片树林中传来，惊扰了抚顺关城楼上屏气息声的将校士卒，也惊扰了李永芳凝视的目光和头脑中一段自得的回忆，他移动目光远眺，倾着耳朵静听，却不闻一丝声响，那片树林仍是安详而秀丽，但出现在朦胧月色中的，却是树林上空密密麻麻的一片“黑点”和一阵隐约的鸟叫声，“黑点”在一阵纷乱之后，又消失在附近的林子里。是夜鸟惊飞啊！他的心灵遭受了强烈的震撼，震撼启迪了他迟到五年的醒悟，心底立即涌起了一股难堪的苦涩，苦涩于五年前努尔哈赤巧妙的韬晦，也苦涩于五年来自己冥顽的愚蠢。苦涩立即化作一种从未有过的惊恐：努尔哈赤真地就要来了。他转过头来，厉声询问身边的王命印：

“哨骑是何时出城的？”

“半个时辰前。”

“有无敌情消息？”

“尚无一个哨骑回城。”

他有些慌神了，心头有着一一种不幸的预感，便不再犹豫，匆忙地发出了今夜的第二道军令：命令指挥白云龙守卫关门，命令守备王命印守卫抚顺城东门，命令参将林青守卫抚顺城南门。然后带着亲兵奔向抚顺南门，他要在那里安下老营，居中指挥。

抚顺关的三千兵马都动了起来……

搜查“可疑女真人”的百名官兵，分作十人一队，各由一名“把总”带领，已在纵横街巷的民宅旅舍里“闹”了半个时辰，“可疑女真人”一个没有查出，却拘捕了几十个对夜闯民宅不满的汉人，并借机抄走了他们的贵重财物。人心惶惶，鸡犬不宁，抚顺城的各个角落，似乎都碰撞着官兵们的搜查打骂声和黎民们悲惨的哭叫声。

负责搜查西小巷一带民宅的官兵，是由一个名叫董成的“把总”带领，他年约三十岁，粗壮有力，具有几分刁钻，但作战勇

敢，多有战功，经常也干些“杀良冒功”的勾当，在游击李永芳的标营里，也算一个小有名气的人物。他们挨户搜索到一座奇特住宅的奇特门楼前停住了脚步。

这座住宅有些奇特，墙内的庭院不大，但古柏颇多；屋舍不似辽东样式，有着十分奇特的屋檐屋脊；它不似富裕人家，门墙上的青砖已有几处破损，但它的整个庭院比两邻房舍退后五尺建筑，使门前的街道显得十分宽阔，这在抚顺城里是唯一的。这座门楼也有些奇特，高不过五尺，长不过七尺，屋檐椽头的油漆早已剥落，色彩早已褪尽，但它精巧的结构和精致的样式，仍洋溢着江南建筑的风格，这在抚顺城里也是无二的。特别是门楼上雕刻而成的三个大字“退一步”透出了主人“与世无争”的襟怀，更是这抚顺城里独有的。

住宅的主人早已“退一步”生活了，今夜官兵却打上门来。

“把总”董成看到官兵们站在门前犹豫迟疑，横骂了一声，抬起左脚猛力向大门踹去，大门“卡查”一声裂开，官兵们叫骂着冲进庭院，庭院里几棵高大的古柏上的栖鸟惊叫而飞，两侧屋舍的炸起了女人孩子惊恐的哭叫声；看门的黄狗“汪汪”报警地扑上拦阻，只见“把总”董成手中的战刀闪着月光一挥，黄狗一声惨叫，血溅月色，仆地不起；老管家开门而出，“啊”的一声刚刚出口，“把总”董成一拳将他打倒在地，并发出粗野的叫骂：

“妈的，老子奉命搜查作乱的女真人，你敢拦阻！”

忽听一个官兵高喊：

“看，那个屋子里有灯光，准有匿藏的女真人！”

“把总”董成把手一挥，带着官兵向亮着灯光的屋子冲去……

这是一间书房，四壁都是红木制作的书架和堆满书架的书籍，中间放着一张四方桌，桌上有一盏油灯和置于桌边的一件包裹、一个图囊、一把利剑；正面书架下摆放着一张木制厚布躺椅，坐着一位老人。这位老人着青布长衫，面容清瘦，眉长目善，颇显苍老，由于屋外深夜闯入者的惊吓，神情惊恐，面色苍白；老人身

边是两个青年人，一个年龄稍长者，年约二十四、五岁，六尺身躯，着儒生服，圆脸，浓眉，大眼，显示着性格的纯朴老实，由于屋外有人破门而入，他惊慌地俯下身躯伏掩保护着躺椅上的老人；一个年龄稍轻的青年，年约二十岁左右，七尺身躯，十分健壮，亦着儒生服，方型脸、楞角分明，一双细长的眉眼，透出了性格的机敏，听到屋外的嘈杂声，他迅速拿起桌上的利剑藏于身后，挺身而出，神色镇定，用愤怒的目光注视着闯入书房的官兵。

“把总”董成闯入书房的一刹那间，就被年龄稍轻的青年认出，虽不知其姓名，但知是游击李永芳标营的一名“把总”，他的眸子一转，脸上浮起了一层杀气，背后的右手把剑柄握得更紧，准备随时进剑出击。

躺椅上的老人看到闯入者是一群官兵，神情更为紧张了：今晚酉时三刻，他的两个儿子来到书房，小儿子携带包裹、图囊、利剑向他告别，说要出城投奔努尔哈赤，辅佐努尔哈赤创立一番事业，并讲了诸多理由分析天下形势，认为朝廷将亡，女真人必兴。他闻声惊呆，打了小儿子几个嘴巴，接着是责骂、训斥、争论，三个时辰的口舌之苦，仍不能说服这个倔犟、心高的孽子……难道隔墙有耳，“东窗事发”了吗？他为小儿子的性命担心，更担心这灭门之灾的降临。他推开以身躯保护自己的大儿子，挣扎站起，手指闯入的“把总”，嚅嚅地询问：

“你，你们要干什么？……”

谁知“把总”董成大嘴一咧，笑嘻嘻地说：

“噢，是范老大人，这原是你的府邸啊，我是标营‘把总’董成，得罪了，得罪了……”

老人一下子懵了。

“把总”董成作戏似地拱起双手：

“范老大人，努尔哈赤要来攻城了，今天午后有大批女真人借着叩关贸易潜入城内，准备里应外合。在下奉游击将军李永芳大人之命，挨家挨户地搜查潜伏的女真人，只得深夜打扰了。”

年龄稍轻的青年暗暗舒了一口气，脸上的杀气消去，悄悄放下了背后的利剑。

老人放下了一颗提在胸口的心，颓然地跌坐在躺椅上，但一口苍老的怨气却涌上心头，禁不住一阵苍凉的冷笑：

“搜查潜入的女真人 我范楠的府邸倒成了匿藏女真人的窝巢了！搜查吧，这是我的长子范文案，这是我的次子范文程，你看，他俩是准备作乱的女真人吗？”

“把总”董成急忙弯腰打恭，皮笑肉不笑地说：

“范老大人千万别上火 在下也是这样想的 范府三代朝廷高官，断不会匿藏准备作乱的女真人。可游击将军的军令，在下也不敢违啊！”

老实的范文案急于送客，接过“把总”董成的话题说：

“董‘把总’说得有理 搜查清楚 回营也好有个交待 我带‘把总’去内室外宅搜查！”

“把总”董成却站住不动了：

“这样好吗？内室有女眷，我等粗人，如何去得……”

范文程看得清楚，“把总”董成在敲竹杠 不出点血是送不走瘟神的。再说，这种人也有用得着的时候，说不定今夜就会用上这道过河的独木桥。便跨步向前，拱手为礼：

“‘把总’仁义 关照寒舍 范文程拱手致谢了。董兄行事如此爽快 范文程佩服之至 咱俩交个朋友吧！”说着从怀里掏出十两白银，塞到董成的手里。

“把总”董成故作推辞。

范文程挽着董成的手，神态更显亲切：

“董兄 现时城里兵慌马乱 寒舍上下人等 皆文弱无力之辈，万事都要仗仰董兄了。管家！……”

老管家捂着红肿的半边脸走进书房：

“二公子……”

“客厅备酒 我要与董兄饮酒论交！”

不待老管家回答，“把总”董成急忙拱手作谢：

“二公子盛情，董成心领了，今夜军务在身，不打扰了，二公子今后若有需要董成之处，请捎句话来！”转身向老人范楠拱手告别：

“范老爷子今夜受惊了。董成来日陪罪。范府树大根深，董成能攀上这层高枝，沾光了，日后会常来打扰，告辞了。”说罢，大手一挥带着官兵大步离去。

官兵走了，书房寂静了，老管家走到范楠面前：

“老爷 大门被踹坏了 黄狗被杀死了 夜闯民宅 敲诈勒索，行凶伤人，这还有王法吗……”

范楠望着老管家，无言以对，身子向后一仰，喟然叹息：

“大明江山 真地要毁在这些边官的手里吗？”

范文程猛地向前，跪倒在范楠的面前：

“父亲，事急矣，你、你让我走吧……”

范楠微微摇头，闭上了眼睛，泪水在紧闭的眼角默默地流淌着，淌过耳边，滴落在躺椅上。他苍老的容颜一下子显得更加苍老了。

老人范楠，时年六十三岁，曾任抚顺城城守官，为人居官清廉，行事谨慎，颇得民心。十年前，李永芳到抚顺关任游击之职，飞扬跋扈，越职弄权，借“马市”贸易之机，强索财物，残害汉人和女真百姓，更为甚者，常借巡边之名，纵兵抢掠，杀人越货，激怒女真人，使边界滋事之争日增。他曾数次谏阻，李永芳不仅不加理睬，反以“暗通女真人”之罪诬陷，遂罢官闲居。虽躬耕度日，间以书画自娱，但垒卵之悸常压心头。

今晚，儿子文程要去投奔努尔哈赤的荒唐举动，使他意外、震惊、气噎，痛苦和茫然，一颗“怦怦”跳动的心紧缩一团，憋屈得喘不过气来。不安分的儿子，你这是要你老父的命啊！

世情残酷，祸不单行，努尔哈赤即将攻城的消息和官府派兵深夜闯入的搜查，如同两把利剑逼向胸口。唉，这个家快要毁了，